

<<亦真亦幻梦红楼>>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亦真亦幻梦红楼>>

13位ISBN编号：9787214062321

10位ISBN编号：7214062321

出版时间：2010-8

出版时间：江苏人民

作者：周汝昌

页数：21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亦真亦幻梦红楼>>

前言

“红楼”之“梦”有真有假。

真梦是曹雪芹的原著，即脂砚批语中透露的“百十回”本，实即一百零八回手稿；假梦就是流行已久、蒙蔽世人的程高伪续一百二十回本。

这么一讲，就会有质疑了：“你这本书如何胆敢题名为《红楼真梦》？”

岂不太不自量？

何况，你经常批斥程高本是伪、是假全本，你这书难道就不伪不假？

是乃只知批人而忘了自批，何其可笑也。

” 谨答曰：程高是受乾隆、和坤之命，炮制后四十回，用以整个地、彻底变质地反对曹雪芹原著精神意旨的，所以是伪装的“原著”“全璧”，故为以假混真。

拙著是竭尽一点区区能力，设法追寻雪芹原书的某些大关目、大章法，以及若干故事情节的大概约略，藉以演现这种模拟式的尝试结果与程高伪本是何等的差异，何等的“针锋相对”！

所以，拙著之题名曰“真”，是相对于程高之假而言的，并不是妄攀雪芹的那个真正的真。

这一点说清楚，并不困难，但也有人将概念和出发点弄得混淆不清，还将拙著和程高假全本放在一个“性质”天平上衡量，说我的作品未必就比程高版本真，是“言过其实”，云云。

这恐怕就是思路逻辑上本即陷入混乱了。

在此，再一次向读者朋友“强调”一下：本书所题之“真”，是依据雪芹原著中的“伏线”（鲁迅先生讲“红楼”最重此点）与脂批中透露、引录的各种线索、痕迹而努力追寻一个比较“接近”于雪芹原著的“真”。

我这“真梦”的含义，不超越上述的意义与标准。

当然，我的愿望与水平能力，又是两回事。

这本无须赘言，读者圣明，自当理会。

雪芹书稿，似为写至《芙蓉女儿诔》为一大段落。

即至七十八回停歇过，然后又写了三十回续完，总共为一百零八回（仿《东周列国志》），可是，“后之三十回”书稿已不见。

清人记载，有一个“旧时真本”，故事内容与一百二十回流俗本迥异，荣宁抄没后备极萧条，宝玉沦为“击柝之人”（打更的更夫），湘云流落为“佣妇”一类贱役，最后二人终得重会……这，符合今本中第三十一回“因麒麟伏白首双星”的回目。

这种“旧时真本”，民国年间还有不止一人见过（齐如山、姜亮夫等），然而不知何故，至今竟未再现踪影。

我极盼此一真本还有重显之希望——只要此本一出，则我这本小书就可以“付丙”了，岂不快哉！望之望之。

在此不妨提一提驰名海外的女性作家张爱玲。

她自云：自幼即读坊间本石印小字《红楼梦》。

至十二三岁时重读，即觉一到第八十一回（即伪续开头），“天日无光，百般无味”！

后来又见到“旧时真本”的记载，顿时觉得真是“石破天惊，云垂海立”！

不仅如此，她自1963年到1973年这段时间，花去十年光阴，写了一本专著，最终的宗旨就是追寻那个“真本”的真。

她引为平生一大恨事的，就是“红楼”未完，伪续成为“附骨之疽”，而真一去迄不可得。

这一切，就是一个“真”和假对立的“故事史”。

张爱玲女士不及见我这小书，见了也未必有所契合，但无论如何，我们的基本观点与信念却是一致的。

只要有这个一致，就令人欣幸了，更何况，近年来已然看清真假问题的“红友”越来越多了，伪续毕竟不再能惑乱人心了。

这是红学研究的一大功绩！

至于我这小书的得失成败，又有何轻重值得齿及乎。

<<亦真亦幻梦红楼>>

这次重印新版，做了一些修订和补充。
初本题名《红楼梦的真故事》，有旧序。
因其中叙及写作的原委等情，可供参览，今仍附印与此，幸加明鉴。
周汝昌 甲申冬至大节前夕

<<亦真亦幻梦红楼>>

内容概要

“红楼”之“梦”有真有假。

真梦是曹雪芹的原著，即脂砚斋批语中透露的“百十回”本，实即一百零八回手稿；假梦就是流传已久、蒙蔽世人，完全违背曹雪芹原著精神意旨的程高伪续一百二十回本。

《亦真亦幻梦红楼》力图“追寻曹雪芹原书的某些大关目大章法，以及若干故事情节的大概约略，藉以演现这种模拟式的尝试，结果与程高伪本是何等的差异，何等的“针锋相对”。

<<亦真亦幻梦红楼>>

书籍目录

新版自序 亦真亦幻梦红楼再版自序 真梦：曹雪芹原著实即一百零八回手稿初版自序 讲述曹雪芹八十回后“真故事”小引第一章第一节 通灵玉“疗冤疾”，保得宝玉一命第二节 一条大脉络：“大老爷”那边的人第三节 王善保家的无意“导演”了抄检大观园第四节 东院西院合力下手，向凤姐、宝玉开刀第五节 鸳鸯冤案之撞破司潘私会第六节 鸳鸯冤案之自古嫦娥爱少年第七节 柳五儿之死第八节 饿不死的野杂种——大司马贾雨村第九节 元春暴亡之后宫争宠第十节 元春暴亡之铁网山打围第二章第一节 贾家的事：灾难接连逼上门来了第二节 贾老太太归天第三节 贾赦的一条罪状被人告发第四节 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第五节 贾府四春，就是这般的“原应叹息”第六节 云散水流，寒塘冷月葬花魂第七节 补不完的离恨天，至死不干的绛珠泪第三章第一节 听我的话，和宝姐姐订了亲第二节 众家仇者“抢红”，袭人无奈嫁玉菡第三节 天造地设，凤姐玉成小红贾芸好姻缘第四节 宝玉泪别大观园第五节 黛玉忽闻宝玉来了第六节 宝玉娶宝姐姐，并非自心情愿第七节 花烛之夜忆黛玉第八节 不吉之兆：宝钗婚礼前夕失金锁第九节 时乖玉不光，通灵玉惨遭调包第四章第一节 凤姐心腹：来旺儿和他媳妇第二节 凤姐罪过之旺儿的儿子与彩霞第三节 一桩悬案：蜡油冻佛手第四节 宝玉与妙玉也“不干不净”？第五节 宝玉懵懂，狱神庙被拘第六节 小红义报凤姐知遇恩第七节 府里宝玉出事了第五章第一节 大不幸中之大幸第二节 宝玉冯府意外见到金麒麟第三节 说金麒麟事，意外引出通灵玉第四节 小红成了凤姐最后一个救星第五节 平儿辛苦撑残局第六节 扫雪拾玉，凤姐托孤第六章第一节 王府内妙玉蒙难第二节 寄寓冯府叹平生第三节 创“情教”宝玉悟道第四节 黛玉旧疾加重，贾环暗做手脚第五节 林黛玉之死第七章第一节 潇湘花落水流红第二节 悬崖撒手：转眼乞丐人皆谤第三节 重到花家如隔世第四节 宝玉寄宿遇老僧第五节 佛门修习，“出家公子”画名远传第八章第一节 凤姐被遣，哭向金陵事更哀第二节 狠舅无良卖巧姐第三节 来旺儿子锦香院偶遇巧姐第四节 巧姐遭难，贾兰不惜手足情第五节 巧姐出逃，绝境中认出刘姥姥第六节 姥姥进城报佳音，为板儿求媒第九章第一节 凤姐误认甄宝玉第二节 湘云被人卖做了丫鬟第三节 探明卖画和尚的栖身之所第四节 甄贾宝玉相认，情痴已成情僧第五节 定计南游寻湘云第六节 湘云主仆三人搭配“风尘三侠”第七节 卫公子施行险计，湘云男装夜奔第八节 死里逃生，湘云认义父义母第九节 贾芸带来一条惊人的喜讯第十节 禅房曲径觅芳踪第十章第一节 天河庵内行脚僧人槛梅遥叩第二节 宝玉再见妙玉师傅第三节 宝湘兄妹成大礼谢大媒第十一章第一节 妙玉师傅大年初一登门拜访第二节 柳湘莲护花，史湘云脱难第三节 犹恐相逢是梦中第四节 一场饯花盛会第五节 原作不可重现，补文可以过而存之卷尾小记

<<亦真亦幻梦红楼>>

章节摘录

新版自序 亦真亦幻梦红楼 本书这次重出新版，蒙友人的美意给取了一个新书名，题曰：《亦真亦幻梦红楼》。

我很喜欢这个新的题名，觉得它有智慧，有灵性，有东方辩证法，有活泼的天机妙谛，真是不板、不俗、不腐、不拙，只要一见这个书名便能引人入胜、启发深思。

提起这个“真”字来，它只有一个，没有可以替代、变换的语词。

可是，这个“真”一经出现，便有许许多多的“对头”围绕着它，随之而来。

例如：假、幻、虚、妄，可见这个“真”的处境很不简单，有时竟然“四面楚歌”，难以安然泰然，困扰得很不轻松自在，这是其一。

其二，你要问世俗常人一句：你是爱“真”还是爱假呀？

那你得到的回答定然不会是爱“真”的反面，没有人承认他偏偏爱假恶“真”。

但是我举一个古人的例子，你听听：中华诗圣杜少陵（甫），仁人君子也，他对同世而齐名的大诗人李白百般的表扬、爱护、思慕、叹慨；他一提起李白写的诗句，便都充满了最真实最美好的感情，如：“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

鸿雁几时到？

江湖秋水多”；又：“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又：“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

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这都表现一个什么意思呢？

不是别的，就是李白的为人、做事、撰文、处世……都是坚持一个“真”字，以真情实意待人，毫无造作、欺骗等下流行为，这是杜老称人之善。

至于他说到自己呢，也有一句五言诗：“畏人嫌我真”，可知杜老一样喜欢以“真”待人。

可是这样而得到的回报，却是人家不喜欢，反而十分的嫌恶于己。

我举这些无非是借它略表古人对“真”的看法和感叹，对于坚持真理的不容埋没或歪曲是件不太容易的事情。

换一个角度，从理论观念上讲，绝对没有人自认是爱假而弃真的，但实际上却全然与此相反，他会被“真”所吓倒，而异常高兴地去拥抱那个假东西。

我常打比方说真有点儿像“叶公好龙”故事中的那条真龙一样——叶公最喜欢龙了，他住的地方处处有龙，就连墙上、屋子上、房梁上都画满了龙。

天上的真龙得知此事，以为这位叶公真是自己的大知音，就要去看看他……结果，真龙到了叶公门口，把头刚刚往里一伸，就把叶公吓坏了，叶公连忙夺路而逃——吓跑了。

这个故事说明了“真”与“假”的理论关系，其相比相对的现象最为发人深思。

因此，《红楼梦》的作者雪芹曹公子，他平生对此的经历感受最为深刻，他写了一部书，你甚至可以用“真”“假”二字来概括此书的内容和含义，他开卷就说：“因曾历过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

”请看，他开宗明义把“真”与梦、幻、隐、借明明白白地对比而排列出来，让你得到一个“借假而演真”的故事。

其表面是“满纸荒唐”，而内涵深处却是辛酸之泪，这一层本不待再说。

令人感叹的却是曹雪芹当日不会料到这部“借假演真”的书，竟然变成了一部别人用来“借真而演假”的另外一种东西了。

事实上寻求曹著的真书者人数并不很多，而颂扬光大假《红楼梦》者却远比求真者多得难以胜计。

我这部小著是属于不自量力而想对求真《红楼梦》的一些心力、笔墨，结果如何？

可能仍然不过是叶公屋内所画的那些假龙而已吧！

活龙何在呢？

我也举一个例子供你一笑：就在雪芹真书里的第四十三回，贾宝玉在老太太特意给凤姐过生日的那天，却偷偷地跑出北门，寻到了一处水仙庵，去偷祭金钏……，庵里的老尼见宝玉来了，竟然“就象天上掉下个活龙来一般……”。

这个比喻是曹雪芹一个极妙的手法，世间到底有没有活龙即真龙？

<<亦真亦幻梦红楼>>

是一个大问题；而贾宝玉自己知道他本人原不过是一条假龙罢了，然而老尼绝不会承认她欢喜非常而迎来的是假龙，这种艺术手法，你如果只认为是讥嘲老尼姑那就错了，他实实在在的是自己跟自己作一番令人又啼又笑的智慧、哲理的细想而深思。

同时，我借此也自己对自己作一番调侃、嘲笑：你自以为平生是为了雪芹的《红楼梦》努力求真而斥伪，如今你写的《亦真亦幻梦红楼》到底是一条活龙呢，还是假龙？

这个问题是由于有人赐给我的新书名，才唤起了这么多年来自我梦想的一种痴心和妄作的反思。

我把这些心中的感触真实不虚的说与读者，不敢以假冒真。

至于那个“幻”字，讲起来就更不容易了。

《金刚经》的一首偈语说：“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一切有为法，皆作如是观”，这常常用来表示真假的关系。

细分起来梦、幻、影是一类，泡、露、电是另一类，并不全同。

前者才是以“真”相对的事物概念，而后三者其实与真假无关，它是说这种现象之出没极短暂，转瞬之间不复存在。

我在此草草分疏，也不及细讲，只是为了再次表明《亦真亦幻梦红楼》的书名之新思妙谛的不易多逢。

有了它，我这本小著就凭空里增添了无限的风流意气了。

第一章第一节 通灵玉“疗冤疾”，保得宝玉一命 却说宝玉读罢谶文，回至房中，犹自悲泣不已。

袭人等温言劝慰，亦不能稍解。

因此日渐消瘦，精神恍惚，言语失次，哭笑无端，病情已显。

袭人不敢隐瞒，遂来禀明王夫人。

那王夫人素性愚暗，喜听小人谗言。

因夏婆子一伙挑拨是非，抄检大观园，闹出一场丑事闹剧，犹不自悟，自谓威重令行，反觉十分得意。

凤姐见此情景，便推病歇养，让王夫人自去行事。

王夫人本欲喝命宝玉搬出园外，今闻袭人等所说，只得暂且按下，以便仍在怡红院中调治。

谁知宝玉之病日重一日，夜不安寝，一闭目即见晴雯走来哭诉，二人大哭一场。

满院中人终日凄惶惊恐难安。

王夫人起先未告知贾政，至此也慌了，不知如何是好，只得向贾政说出一切原委。

到底还是贾政明白，心知此乃冤疾，非丸散膏丹所能医治。

想起先时宝、凤叔嫂遭邪法镇害，已至垂危，后竟因僧人提醒，用那通灵玉自能立见神效，便命速将那玉悬在室中，令他房中诸人焚香祷祝。

果然渐渐安静下来，渐进饮食。

王夫人此时见宝玉得保一命，方不再严逼宝玉出园之令。

但仍将园中各房丫鬟，逐个审看，诘问，稍有不顺她眼的，悉皆逐出园子。

众女儿不忍相舍，纷纷抱头痛哭。

只不敢令宝玉听见。

宝玉渐愈后，神智略复，听袭人给他讲说病中情景，并如何又得通灵玉之力的奇事。

宝玉忽然大悟：原来那玉上的字，一除邪祟，应在马道婆邪法上；二疗冤疾，又应在这场大病。

宝玉细思这“冤”字，不禁泪下。

这冤字，是晴雯的一生，也是这么多园中女儿的一生。

又想起那日在大杏树下闻鸟啼而伤感，当时只说邢岫烟等女儿红颜枯槁，斯园不知属于何人，自身不知化为何物，今日眼看走向那一地步了，又不禁痛泪沾衣，自流自拭。

又一转念：玉上三行小字，还有一行“三知祸福”。

如今前两行已验，这后一行也必验无疑，但此时此刻，尚不知有何祸福，出在何年何月。

宝玉变得像是事事冷漠了，每日除在老太太跟前定省承欢，托病不见别人。

家里人见他，也只照例的礼数，不言不笑，只独自一个，常在池旁堤上痴立。

<<亦真亦幻梦红楼>>

有时喃喃自语，又有时将一张写了字的纸，投向溪水，看它流去。

有园中园外偶得残纸者，只见上面皆是诗句。

有几处断句，写的是“风飘万点正愁人”，“飞红万点愁如海”，“流水便随春远，行云终与谁同”，“相寻梦里路，飞雨落花中”，稍稍可辨。

诗曰：红楼非梦假充真，纸断诗残一怆神。

强借草蛇循伏脉，已教东丑效西颦。

第二节一条大脉络：“大老爷”那边的人大老爷是贾赦，宝玉的伯父。

他住荣国府的东院，与贾母、贾政这边隔断开，另有大门出入，也称“北院”，是相对于另有南院（内有马棚）而言的。

那院里的人，都不怎么样，净是生事生非，好行不义之事。

这还罢了，他们对贾母这边嫉妒、怀恨、不平、眼热，一府之内，两院之间，暗暗成了敌对，“矛盾”渐趋激化。

雪芹为此，花费了大量篇幅，重笔设“彩”。

贾赦一次“说笑话”，讽刺贾母“偏心”。

大太太邢夫人深恨凤姐，说她攀高枝儿——只为贾母这边效忠出力，而一点儿也不“照顾”赦、邢这边（凤姐是贾琏之妻，琏乃赦、邢之子，是借到“西院”来掌家理事的，照“常理”，她该“偏向”着亲公婆赦、邢才“是”）。

这么一来，邢夫人身边手下，就有一群奴仆下人，专门“盯”西院，充当“耳报神”，调唆邢夫人生事“出气”！

可莫轻看了这些“小人”，她们结党营私，害了整个荣国府——包括她们自己！

这群人，饱食终日，“有”所用心——心专门用在算计别人。

第三节王善保家的无意“导演”了抄检大观园 她们是一党。

她们眼黑着这边，天天寻觅什么风吹草动，嘁嘁喳喳，吹向邢夫人的愚昧的软耳朵。

我刚才说了，有一种七十八回本流传过，书到宝玉祭奠，在池边泣读《芙蓉女儿诔》，便失掉后文了（另有考证为据）。

从这种本子来看，书中最末部分所写的一件特大事件——不祥的预兆，即是抄检大观园，那是第七十四回的事了。

这件丑事与闹剧，正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已露悲音”“凄凉之雾遍被华林”，关系至为重大。

这场剧是谁“导演”的？

就是王善保家的，是她挑动了王夫人的惊吓与怒气。

王善保家的本心是要害她素日不对头的人，兼可立功受赏，博取太太们的青睐。

不想出了自己亲戚的丑——她外孙女司棋的私情一案却发露了，而且还断送了晴雯的性命！

其人之恶，罪在不赦！

所以宝玉的诔文中说：呜呼！

固鬼蜮之为灾，岂神灵而亦妒？

钳奴之口，讨岂从宽；剖悍妇之心，忿犹未释！

此外还用了许多厉害的字词来咒骂那些“奸谗”“蛊惑”。

这在全书中也是特例！

这个王善保家的，就是日后挑唆使坏的一员干将，发挥着异样恶毒的作用。

王善保家的为何有这么大的“身分地位”？

原来她是邢夫人的陪房。

陪房者，旧时姑娘出阁，嫁到婆家，一切陌生，要从娘家带过来一位媳妇照料扶持她，包括教导指引家务礼数，种种关系，也是她的“保护者”，因此是姑娘平生中最贴身贴心、得力得用的亲人，故此最得宠信。

可知所遇所选陪房为人的良莠，必然严重影响姑娘（俗称嫁后的女儿为姑奶奶者是也）的心性品德。

王善保家的还掌管着爱财如命的邢太太的私房财富！

此妇为人极不善良。

<<亦真亦幻梦红楼>>

她是个毁家的蠹虫和帮凶，名之为“善保家的”，大概正是反语讽词。

有王善保家的这么一个就够坏了，还又添上了一个费婆子，她也是邢夫人的陪房，是她向邢夫人告状（为了搭救她的儿女亲家、在大观园管看门失职被罪的婆子）而让邢当众给了凤姐一场“没脸”，致凤姐羞愤哭泣。

你听雪芹怎么“介绍”这位费婆：这费婆子原是邢夫人的陪房，起先也曾兴过时，只因贾母近来不大作兴邢夫人，所以连这边的人也减了威势。

凡贾政这边有些体面的人，那边各各皆虎视眈眈。

这费婆子常倚老卖老，仗着邢夫人，常吃些酒，嘴里胡骂乱怨的出气。

如今贾母庆寿这样大事，干看着人家逞才卖技办事，呼么喝六的弄手脚，心中早已不自在，指鸡骂狗，闲音闲语的乱闹。

即此可见，这也不是善类，都是滋生祸端之人。

全书已过七十回了，事情已是瞬息之间便生变故，所谓一步紧似一步。

在费婆子身上交代的这些话，总非浮文虚设，处处关联着后文的大端重案。

姑且单就费婆的亲家而言，她们深夜吃酒聚赌，园门管理不严，也隐伏下外贼的侵入。

这也“罢了”，为什么我又拉上夏、秦二婆呢？

夏、秦都不属于“大老爷那边”。

夏婆子是荣府西院怡红院春燕之母何妈妈的姐姐，藕官的干娘。

但她是迎春房里蝉姐儿的姥姥（外婆），这就沾上了“那边”的关系。

此婆也善生事，调唆赵姨娘演闹剧，气得探春要查调唆之人可又查不着她。

秦显家的是司棋的婶子，所以虽在园子角门当差，实属“那边”一“党”。

她因争管内厨房，嫉恨上柳嫂子。

这是“知名度”大的，一定还有别的人们。

这群人在后半部书中却成了暗中牵动成败大局的重要角色。

<<亦真亦幻梦红楼>>

编辑推荐

真梦是曹雪芹的原著，即脂砚斋批语中透露的“百十回”本，实即一百零八回手稿；假梦就是流传已久、蒙蔽世人，完全违背曹雪芹原著精神意旨的程高伪续一百二十回本。

《亦真亦幻梦红楼》深切关注红楼人物的命运，以最切合《红楼梦》的笔触，使《红楼梦》故事的发展得以延续，让今人得以窥见红楼梦的瑰奇，又完全区别于高鹗续本将红楼梦引向一个“钗黛争婚”流于低俗的小小悲剧。

红学专家周汝昌的重磅观点 黛玉自沉寒塘之前，早就已经被贾环等人在药中做了手脚。而置黛玉于死地是贾府一些人处心积虑的一个阴谋。

钗黛争婚，完全违背了雪芹原意。实际上，钗黛之间早无嫌隙。

黛玉早逝，宝钗亦不是福寿之辈。

宝玉的“白首双星”另有人在，那个人就是史湘云。

探春远嫁，不是被迫，而是为了免除贾府之祸而自愿做出的选择，这是她大义超常的“脂粉英雄”之本色。

袭人并非背信弃义、毫无品格的轻薄人，而是在贾府万难之时，挺身救主的勇毅女子。

鸳鸯并非死于“义”，而是贾赦在贾母亡故之后，私用严刑拷逼，以“奸”“盗”之罪诬陷鸳鸯，进而活活害死了她。

<<亦真亦幻梦红楼>>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